



牧野作家

二十年杂文情缘

雷长风(新乡市)

今年5月下旬,全国杂文作家交流会在威海召开,我收到邀请函后,得知《杂文月刊》前编辑韩朝艳归隐十年后再次亮相,并将在会上发言。这个意外的好消息让我非常开心,因为二十年前我和韩老师在秦皇岛杂文会议上相识,还曾合影留念,这次威海重逢,自然是一件美好的事。于是我马上报名参加,并开始酝酿,如何给韩老师一个惊喜。

我翻箱倒柜,找到了那张我们四个人的合影:蓝色背景,白色会标“全国杂文研讨会暨杂文作者研修班,2002·秦皇岛海洋国际度假村”。韩老师站在中间位置,看上去青春靓丽,非常雅致。我想,这是见韩老师的最好礼物,我要把照片带到威海去。

在新乡至威海的高铁上,我正闭目养神,收到汪金友老师推荐过来的微信名片“乐山乐水”。添加后欣然微笑:韩朝艳。我从西服内袋里拿出照片,端详着她那淑女的样子,往事历历在目:她从1998年开始编《杂文月刊》,直到2012

年离开那个岗位,14年间,编发过牧惠、严秀、邵燕祥等数百位杂文家的名篇佳作。这些人个个名声在外,如雷贯耳。而韩老师作为杂文编辑,则是这些大咖眼里共有的一道风景。

那时给《杂文月刊》投稿,命中率不足百分之一。名人大家尚且挨号排队,我等无名作者,发一篇稿子更不容易。我翻了翻作品剪贴,发现《杂文月刊》2003年第1期和2004年第9期(上),分别发了我的杂文《受不了》和《可怜弱势不弱智》。应该说,这两篇都是韩老师编的。因此,我对韩老师印象深刻,一直心存感激。遗憾的是,秦皇岛一别二十年,再无谋面,也没有任何联系。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作者,投稿之外没有其他事与其联系。二是她后来离开了杂志社,换了其他工作。

这次采风,韩老师从河北石家庄出发,我从河南新乡起程,共同走向风景秀丽的威海,去经历一场令人难忘的文人雅集。下车之前,我下意识摸了摸

兜里的照片,想象着二十年后韩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

依照惯例,杂文作家交流会报到当天,要举行欢迎晚宴,这次也不例外。老友相见,分外亲切,喝酒碰杯,就成了最好的表达方式。非常巧合,我和汪金友、韩朝艳两位老师坐在了同一桌上,杂文就成了主要话题。韩老师一如既往地鼓励大家勇立潮头,激浊扬清,不负时代,创作精品。大家也都非常激动,为相逢感怀,为缘分干杯。

酒至半酣,我陶出那张照片,像亮宝一样,展现到大家面前,问,中间这个戴眼镜的女子漂亮不漂亮?大家都说漂亮。我说你们猜猜她是谁?众人面面相觑,说不出名字。于是我抖开包袱:美女就是眼前的韩老师,照片是二十年前在秦皇岛拍的。众人惊讶不已,赞韩老师楚楚动人,叹时光白驹过隙。这成了敬酒的最好理由,大家纷纷与她碰杯,说些希望在韩老师指导下写出精品杂文之类的话。盛情难却,来者不

拒,韩老师喝得酣畅淋漓。看她海量,我找理由敬酒碰杯:“韩老师,您猜一猜这张照片我为啥保存了二十年?”她不解地看着我,两眼笑咪咪。我说,编辑老师在作者心目中是神圣的,美女编辑更是神圣加神秘。韩老师甚为感动,与我连碰三杯,杯杯见底,喝出了飒爽英姿。

酒到情深处,众人用手机拍下了我和韩老师碰杯的画面。我一脸幸福,她笑容灿烂。照片发到采风群里,我立刻收藏起来。这张照片,我还要好好保存,若干年后拿出来,又是一桩美谈。

五天活动结束后,在返回新乡的列车上,我脑子里反复播放韩老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心依然是杂文心》,她畅谈对编杂文的无限眷恋,对作者的深厚情谊,越品越有味道;反复翻看相册里与韩老师等文友的采风留影,越看越有趣味。每想一次,都心潮澎湃;每看一次,都灵感迸发。想想看看,看看想想,星星点点,都是美好的回忆。

教师节抒怀

宋旺旺(卫辉市)

民族图腾百业昌,
园丁育英撑栋梁。
讲台润物播春雨,
伏案耕耘促苗壮。
赞叹春蚕献身志,
脚踏实地,玉柱擎天。
书山劈岭开新路,
学海荡舟奋楫浆。

开学季寄儿

张含田(新乡市)

书囊轻上背,黄舍入宜时。
路与金风约,心同初日知。
潮年多坎坷,怀梦莫离披。
耕耘情可种,携将父母思。



诗林折枝

与师书

陈云飞(新乡市)

《礼记·曲礼上》称呼您为“先生”:
学问广博,德高望重;
《明史·职官志四》称呼您为“教谕”:
教导学问,训戒学子;
《后汉书·儒林传》称呼您为“讲师”:
遍阅书林,博存众家;
《论语·子张》称呼您为“夫子”:
年长学高,天下闻名……

从古至今,
您是传道授业的使者,
您是答疑解惑的圣贤,

您是无私付出的烛光,
您是指引方向的明灯。
天地之间,
您是大写的爱,
春华秋实的岁月中,
用学识,
用探究,
用汗水,
用收获,
擘画出杏坛无限风景。

杏花香散坛前雨,
雨露阳光,
光照心海,
海阔天空的豪情壮志里,
镌刻着您的初心,
在梦开始的地方,
启智开蒙,明礼立德,
人生因您而光明!

为师者,灵魂之尊,

为人师表,学生慈母。
您广学而不知止,
博闻且不自得,
您深耕教苑,孜孜不倦,
在小小的世界里面,
育大大的栋梁。
学高为师,德高是范,
您用令人敬仰的雅品,
影响着新一代又一代人;
脚踏实地,玉柱擎天;
自强不息,大展宏图。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
站立,您是挺拔的参天大树;
前行,您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
在您的人生格言中,
写就教育的春风化雨、厚德载物!



人间真情

追忆奶奶

王琅(延津县)

转眼奶奶已走了百日。
住校的我回家进了院子,下意识想喊“奶奶”时,猛然醒悟:奶奶已永远走了。再看看安静的厨房和她空空荡荡的房间,不得不又一次确认:奶奶永远离我们远去。年近80岁的奶奶生前身体一向硬朗,除了每天做饭干家务,她和邻居同伴每天早晚饭后各一次徒步两公里锻炼身体。然而,奶奶这次一病不起,从确诊到去世仅仅一个多月。

4月份的一天放学到家门口时,我听到院子里传来奶奶痛苦的呻吟声,走进院内问道:“奶,您咋了?”“这儿疼。”她捂着上腹说:“瞧了吗?”我问:“瞧过了。”她满脸痛苦地说。我有些担心,将事情告知父亲,并提醒他这事儿的严重性。实际上,父亲早于我知道病情,而我并没有意识到病情会快速恶化。两

周后当我再次放学回家时,她的情況着实令我震惊。奶奶的脸庞消瘦了许多,发黄,虚弱,就连眼珠子也是黄色的,再加上头一头的白发,俨然没有了昔日精神矍铄的样子。一次父亲唤我从楼上下来陪陪奶奶,她在院子里打着点滴。我抚摸着她的手,手上的沟沟壑壑道出了她一生的艰辛。上午的阳光格外温和,暖暖的照在她的脸上,我心里默默希望奶奶的身体好起来。我再次见到奶奶已是最后一次,是五月中旬周日下午返校的时候,刚出家门,我突然想到有件东西总忘了,返身回去。再次走时,我看到她那紧闭的房门,想着刚才没打招呼,就进去跟奶奶说一声要回学校了,谁知,这竟是我与奶奶的永别。

回想与奶奶相伴的日子里,她总是先人后己,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家人。譬

如她自己吃剩菜剩饭,将新做的饭菜让家人吃。把吃剩的肉汤之类的盛到小饭盆里,然后搁到大门外,让胡同里的小狗小猫吃。“啥都比扔了强!”她常常这样说。发红包的钞票,她都是把自己平时花的钞票里的新钞反复对比挑选出来攒着,到过年过生日时给我们孙辈。几次家里只有我跟她,吃饭时她会念叨起自己的过去。奶奶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读过书。奶奶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她那个年代,艰难困苦可想而知。直到孩子们成家立业后,她最后的20多年才生活在县城和城市。但奶奶仍然勤俭持家,尤其是自己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很节俭,但她对孙辈毫不吝啬,大家庭的哥哥姐姐们考上大学,她都是给一个万元的大红包。她唯一“奢侈”的一次消费是住五星级

宾馆,还是因为随二伯到海南旅游飞机晚点,航空公司免费安排的。平时奶奶出去散步时,遇到空瓶子常常顺手捡回来攒在一起卖破烂。这些年,家里的经济状况早已用不着她这么节俭,况且也省不出几个钱。我有时也劝奶奶,不用这么节俭,可她只是嘴上说好,做起来依然如故。我慢慢体会到,我们总是让她不必过于节俭,可是再絮叨又怎能改变她几十年刻在骨子里的省吃俭用的优良传统呢。

我现在很后悔,在奶奶生命最后的日子,没有能好好陪陪她。听妈妈说,奶奶生前曾讲过,她对我 and 姐姐很满意,只是有时我们有点任性。奶奶,您放心,您说的话我会永远记在心上,我会努力做得更好。奶奶,我永远怀念您!



小小小说

我一直想起那个悲催的正午。这是初春时节的一天,我徒步走进一条步行街,步伐松垮懒散,一副休闲的样子。我根本没有料到,一辆黑色轿车从我身后疾驶而来,我躲闪不及,尽管紧急刹车,可还是被撞翻在地,挂在肩头的皮包被扔出老远,一只皮鞋也从脚上飞出去抛了个弧线倒在地上。

正是下班高峰,人多路窄,一下子围上来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拉我,我知道他们担心什么。我翻身坐起,却见一个女子快步走到我跟前,弯腰伸手拉我。我一时手足无措,没有去拉她的手,埋怨道:“这是步行街,你怎么往这里开?”

她没有接我的话,脸上却挤出难堪的笑,连忙问我:“有事吗?”我没有接话,谁也不会料到,我竟一手着地,用力一撑站了起来,那女子吃了一惊。

“你没事?”女子脸上的笑意自然轻松起来。

我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活动着四肢,怪了,撞了个马趴地,居然一点没伤着。女子见我这样,就赶忙去把我的包和鞋拿了回来,从车里拿出纸巾擦拭一番,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接过后说:“年轻人,出门在外操点心,这明明是步行街,不是车道。”

女人显然知错了,嗫嚅着:“我是外地人,第一次来,我真不知道。”

一旁又有人插话:“明明街口有提示,醒目得很,咋能没看见?”

“咋的,撞了人,一句话没看见就完了?”

原先围观的人走了些,后面不知情的人又围上来,有增无减。

女人的头低了下来,我看出了她的无奈和窘迫。围观的人还在唧唧喳喳地议论着。

我的心情很复杂,我不由巡睇着人群,最后目光又聚焦到那个女子脸上,她不敢对我视,躲闪着又垂下了头。

“你走吧,我没事。”

我的声音不高,可还是有人听到了,大声说:“不能让她走,一走就不认账了,可千万别上当。”

“老师儿,你可别干蠢事,眼下没事,回头有事,后悔就迟了。”

“别要崇高,现实点好,你又没讹人,拍片查查多正常。”

我承认他们说得很在理,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他们是主持公道打抱不平的一群人,全都向着我说话,自己的事总归得自己收场,我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我对她说:“车开过来吧。”

女子好似得到了解脱,很恭敬地对我说:“来,我搀你。”

我说:“不用。”

女子动作娴熟地打着方向盘,三扭两绕,车停跟前。我拉开车后门,钻了进去。

车走人散,声浪仍喧嚣不止,透过车窗灌入耳膜。

“真碰见傻种了,要是我,就躺地上装死,没有个三两万,拴住老爷儿(太阳)也说不个。”

“这人吧看上去倒不憨,像是大气人,可惜这样的人不多了。”

“这家伙死要面子活受罪,看那样我们不帮着吆喝,这傻货还要放人走哩!”

“不过看上去这女人也不像坏人,怪温顺。”

车子驶离现场,一群人还在议论着,可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忐忑不安的心总算安顿下来。

女子显然也恢复了常态,略扭一下头,怯声问:“去哪家医院?”

我说:“啥,去医院干啥?”

“怕有啥,检查一下下好。”

“不去,没伤筋动骨的怕啥?”

“那你说吧,要不我给你个钱吧,您说个数。”

“不用。”

“那你现在去哪?”

“回家呀!”

“在哪儿住?”

“前面小区,快到了。”

说话间,到了小区门口。我说:“到了,你停车吧。”

我车子犹豫着停下来,我又一次看出她的难为情,她说:“叔你真好,我请你吃个饭吧。”

我推开了车门,摆摆手:“你快走走吧。”

女子没有即刻离开,降下车窗,探着头,笑意漾起来了:“您真没事吧?”

“没事。”

说完我转身就走,女子急促地在我身后喊:“叔,这是我的手机号,您拿着,万一有啥事您打手机。”

我转身接过了她的名片,随手放入包里,又要走,她又喊住我:“叔,我也记



岁月如歌

《宝水》如宝

一兵(辉县市)

那天中午,我没打算吃饭,躺下来准备休息,和所有人一样,总是喜爱睡觉前翻翻手机,在微信、抖音里瞧一瞧。

赫然之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的消息跳了出来,乔叶老师的大作《宝水》荣获该奖项。

我急忙给乔叶老师发去玫瑰花和祝贺之词,我想此时此刻她的手机收到的消息估计也如雨似箭,根本就看不过来了。

我继续翻看微信里的一些文友群,特别是河南文友群里的消息,每一个群里都在祝贺、热议。

我如同刚喝了一杯浓咖啡再也静不下心来去睡觉,好像自己得了这个奖项的心潮澎湃。

我坐了起来,翻看了一会儿手机,又站到了地上,走到正间,看了一眼那本摆在茶几上的《宝水》,走近了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了起来。我现在真的静不下心去看,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深知这厚厚的《宝水》融入了乔叶老师多少的心血。

《宝水》刚有出版的消息时我就在网上订购了,虽然当时各种消息说《宝水》出版了,可网上的书店都还没有货,都属于预订状态,我就订购了一本。

书迟迟才来,来了后我就放在枕边,每天临睡前我都要看看,大概二十来天就看完了。那段时间,可把乔叶老师忙坏了,我看她每天都在参加各种有关《宝水》的书评、读书活动,全国多家报刊都在发表关于《宝水》的相关报道。每天都能看到乔叶老师朋友圈发的相关链接,我也点赞点得手指快磨出茧子了。

书看完了,我没有把它放到书柜,而是摆在正间八仙桌里边的茶几上。我拍了张照片给乔叶老师,她回复:“哈哈,这位置太重要了,赶快拿下吧。”我没听她的话,就让它摆在那里,我说我要虔诚拜读。



馨香一瓣

不曾被遗忘的蔷薇花

崔英(新乡市)

在旁人眼中,他和她是一对感情笃深的夫妇,因为两人只要出现,总是形影不离。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偶尔报以微笑,更多时候是一脸的茫然,或者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身边的她就忙不迭地向对方道歉和解释,帮他回应对方,这时人才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而她是一旁的陪伴者。

屈指算来,年届七旬的他们结婚有40多年了,几年前,她从站了几十年的讲台上退了下来,两三年后,他也光荣退休,闲下来的他们度过了几年惬意的时光,两人一道去旅游,一道去上老年大学。

可没病没灾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他逐渐表现得有点不对劲儿——他的忘性越来越大,比如从菜市场采购回来检点购物袋时,才想起买的豆腐落在了菜摊上;大街上碰到过去的老同事,张嘴叫不出对方姓名;甚至天黑了也不见回来,直到同住小区的邻居碰见,把徘徊在路口摸不着家门的他送了回来。儿女们带他去看医生,并不意外但仍难以接受的结果——65岁的他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症初期,医生建议家人要陪他多做认知、计算和社交行为的锻炼,尽量延缓病情的发展。

为了配合治疗,也是听说患者后期可能连亲人都记不得,儿女们拿来了家庭相册,教他翻看以往的老照片,以巩固他对家人的记忆。他倒也听话,很认真地摩挲着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他和她略显拘谨的黑白结婚照;人民公园里她轻嗅一枝蔷薇花的定格照;儿子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张戎装立身照;还有孙子百天时的全家福……

这些都好说,他的出门问题却让儿女们犯了难。鉴于他目前的状况,得有一个人能时时刻刻陪护在旁,儿女们曾雇了一个保姆来看护他,但他很抗拒一个陌生人总跟着自己;儿女们撤下工作亲自照料吧,也不现实。正当儿女们踌躇之际,一旁的她缓缓开口了:“让我跟着你爸吧,我和你爸大半辈子都在一起,我在他身边,他才安心……”

于是,她每天牵着他的手去逛公园、超市和菜市场。在超市和菜市场里,她不顾旁人异样的目光,一遍遍地和他说话:“咱今天都买的啥菜呀?”“一斤西红柿两块钱,五斤要给人家多少钱?”“给人家50块钱,他得找咱多

少钱啊?”她如同教小学生一般不厌其烦地和他说话。

后来陪护的时间久了,她患有静脉曲张张职业病的双腿,实在吃不消长时间的站立和行走,儿女们就给老两口买了一辆老年手推代步车,这样让一手提菜一手拉人的她减轻了不少负担,走累了就坐在上面,由腿脚还算麻利的他在后面推着。就这样,他和她,每次出门和回来,都让院门口聊天的人们安静下来,近乎肃穆地目送他们走过。

或许在人们的眼中他们实在是太不容易了,甚至有些让人心生怜悯之情,可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也许旁人都不清楚,至少在那个春天的黄昏,那是一天的傍晚时分,老两口遛弯儿回来,他像往常一样在后面推着车,脸上笑嘻嘻的,引人注目的是她手里握着一枝绯红半开的蔷薇花,比花更娇羞的是她的脸色,只见她略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与过往的邻居打着招呼,涨红的脸上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扭捏,仔细看,眼角眉梢还有藏不住的浅淡笑意,那神情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沐浴在恋爱的喜悦里。

院门口的过堂风轻轻撩起他们的白发,夕阳的余晖给他们镀上了一层橘红色的光晕,那一刻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静谧,周围的人和事好像都被屏蔽掉了,就只剩下他们两个,就只有他们心意相通的世界。

这是一个连儿女们都不知道,只有他们相视一笑的小秘密:那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处铁栅栏,五月的季节,一丛丛的花朵竟探出脑袋,他见此情景,好像想到了什么,随即停下脚步,登上水泥台子,攀上栏杆,不顾身后的她的呼唤劝阻,颤巍巍地折下一枝蔷薇花,转身郑重地送到了她的手上……

是的,他可能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但他从未忘记他的爱人,从未忘记他的爱人最喜爱的蔷薇花。



榴花